朱子文集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朱子文集

(八)

朱熹撰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已者篤實深固有以眞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

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不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於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荆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

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達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旣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幷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麤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摭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勖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麤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煨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齕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選擇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捄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

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尙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强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賅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眞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偸。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彝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

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餖飣。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

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證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寖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耆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

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堉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堉之室。及期具饌。設倚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醮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醮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輿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閫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冪。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黜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

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眞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稟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卽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慙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

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於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輸。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擧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歲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

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眞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册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

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眞有意於古者哉若眞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以闕於審量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幷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麤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麤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麤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敍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於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

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眞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婢妾。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閔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閔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

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璜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梟鷙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幷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涞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凛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荆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蹟。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闇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寔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爲神君。棄官而歸。閒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注。爽。肅。數。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坐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彧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娶

官者唐衡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爲所害。或亦作郁。於時太史奏眞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樹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敝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爲之本原事迹。盡著扉上。幷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汙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賢全邦。烟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轖柴車。策紀前衞。杖謁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婧。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婧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鬚髦兩稚。亦寘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儕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跡。贊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汙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已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緜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邊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

唐□□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無窮。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題跋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

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二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閒。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

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閒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常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俗。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敍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與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幹、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通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麤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說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饜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受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閒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

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閒。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傚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肇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閒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實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閻阜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遯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能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眞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頭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眞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眞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

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觖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眞與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

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既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髣髴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

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尚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宦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顙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通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囷，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

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願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尚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焉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獨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圜丘器用陶匏稟秸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幷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爲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眞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間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

似林閒翮。飛倦始知還。中與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間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摩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册。此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傻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麤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尚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方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盬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爲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爲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爲役法大害閒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眞可謂得法外意矣閒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爲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爲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爲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爲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爲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爲有志於民者尙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爲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爲開示爲學門戶朝夕誨誘諄諄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爲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

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姒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諱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錄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二數十字閒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姒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跂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視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眞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

歲晚無消息。重歎簣窗壁上詩。晦翁。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敍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聞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

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蠡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閒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掇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不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斂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乎福未嘗深斥異教，而開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熹不及從公游，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

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幷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